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欧也妮·葛朗台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著
舒锦秀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内容梗概】

在法国内地古老、阴沉、荒凉的索漠城里，有一所老宅子，它的主人名叫葛朗台，是城里最有钱、最有名望的商人。1789年，这个富裕的箍桶匠在他刚好40岁的那一年，娶了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用岳父给的400路易，轻而易举地买下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田地。之后，他还当过索漠区的行政委员、区长，但在拿破仑执政时期被免了职。可是老天有眼，葛朗台又接连得到了三笔遗产：岳母的、太太的外公的、他自己外婆的。于是，他又得到了新贵族的头衔，成为州里纳税最多的人。他的财产只有两个人最清楚：一个是替他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另一个是银行家格拉桑。

葛朗台是个种葡萄的能手，他对每年酿酒用的木桶的需要量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他的投机买卖也从未失败过。他能写会算，精明狡猾。说起他经商理财的本领，就让人想起欲壑难填的老虎，先把猎物打量半天，再突然猛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安然入睡，醒来再寻找新的猎物。他什么都节约，连动作在内。然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如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但是，他府上却很寒伧。葛朗台从来不买蔬菜和



欧也妮·葛朗台

肉，都是由佃户送的。面包也是由老女仆拿依做的。多年来，女儿欧也妮和女仆拿依用的蜡烛总是由他亲自分发，如同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家里每年的11月初一才点燃壁炉，而3月31日就熄灭，不管春寒还是秋凉。

葛朗台太太虽然带来30万法郎的遗产，可每次丈夫给她的零用不超过六法郎。至于女儿，逢年过节倒也得些赏赐，一年总共也能有五、六百法郎。不过，这些积蓄只是她陪嫁的压箱钱。拿依一年的工薪只有60法郎，穿的是葛朗台穿旧的破鞋子，睡在过道底下的小房间里。她在葛朗台家干了35年，葛朗台只是在第20年才发狠赏了她一只旧表——那是她得到的唯一的礼物。

1819年11月中旬的一天，是欧也妮23岁生日。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神甫和他的侄子、33岁的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蓬风先生抢在格拉桑一家之前，向欧也妮庆贺生日，并带来了城里很少有的鲜花。紧接着格拉桑一家也带了欧洲极少见到的好望角铁树赶来祝寿。其实他们所瞄准的都是葛朗台的几百万家产。这一切葛朗台都看透了，他冷眼旁观，坐收渔翁之利。正在此时，传来了敲门声，进来的是葛朗台的侄子、22岁的查理。

查理年轻英俊，衣着新潮，风度翩翩，他是按照父亲的吩咐来索漠的伯父家作客的，他原以为在伯父家可以过上几天乡村城堡生活，还可以去森林围猎，没想到客人个个都很寒酸，房子也破烂不堪，颇感失望。

从巴黎来的这位风流倜傥的堂兄弟把涉世未深的欧也妮弄得神魂颠倒，她一下子变了样：头发梳得溜光，换上了新袜子，穿上了惹人注目的新衣服，还拿自己的私房钱给查理买东



西吃。查理的到来，使公证人和银行家都忧心忡忡，担心欧也妮会被潇洒的查理抢走。

其实，查理来时带来了他父亲写给伯父的一封信。查理的父亲此时已负债 400 万，逼得他非自杀不可。他托大哥作查理的监护人，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接济他到国外去谋生。果然报纸很快便登载了巴黎商界巨子葛朗台自杀的消息。查理哭得死去活来，欧也妮也为可怜的查理洒下了同情的泪水。此后，她对查理更是关怀备至。在遭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难之时，她的这番柔情暖意令查理觉得特别甘美，特别感动。

就在这时，葛朗台把酒、林木和白杨以高价抛出，赚了一大笔钱。欧也妮央求父亲帮助查理，却遭痛骂。

为了查理父亲的债务，葛朗台足足转了一夜的念头。他不愿承担什么义务，只希望从中捞点好处，并赚得个“有义气的哥哥”的好名声。第二天，葛朗台在家里举办了有生以来的第三次宴会，请克罗旭吃饭。饭后经过一番戏剧性的表演，葛朗台终于了却了这桩心事。

半夜里，欧也妮悄悄地走进了已经熟睡的查理的卧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偷看了查理写给情人的诀别信，她心中又平添了几分同情。她把自己的 6000 法郎的积蓄全部送给了查理，查理在感激之余也把母亲留给他的一个纯金的梳妆匣回赠给堂姐。

查理决定去海外经商。他把金链、金纽扣、戒指等都交给了葛朗台去变卖，而葛朗台只给了他 1500 法郎。

临行前夕，两个年轻人海誓山盟，别情依依。

查理走后，欧也妮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她每天早晚都要打开那个金匣子，对着叔母的肖像，思念远方的查理。新年到



欧也妮·葛朗台

了，葛朗台照例要女儿把她的金币拿出来欣赏一番。他见女儿手中的积蓄不翼而飞，便严加追问，最后猜到女儿把钱送给了查理。于是，他大发雷霆，将女儿反锁在房间里，只给冷水和面包。他严酷、冰冷，如铁石心肠，对太太的百般哀求也置之不理。为此，太太病倒了，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欧也妮被幽禁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公证人克罗旭晓之以利害关系，劝葛朗台与女儿讲和。想到女儿有权继承妻子的遗产，他才决定与女儿妥协。晚饭时分，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妻子的房间，正碰上欧也妮母女俩打开金匣在看查理母亲的肖像。葛朗台一看到金子，眼睛放出了亮光，他像老虎一样扑向匣子，准备用刀子把上面的金子挖下来。欧也妮气急了，以死相拚，葛朗台太太连气带吓晕了过去。葛朗台百般无奈，只得将梳妆匣还给女儿，并同意女儿嫁给查理，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不久，可怜而懦弱的葛朗台太太死了。葛朗台立刻通过公证人让欧也妮签署了一份放弃继承母亲遗产继承权的文件，此时葛朗台总算如愿以偿地把全部家产总揽在手，才放了心。

1827年，82岁的葛朗台患了瘫痪症，他才不得不让女儿参与田产管理的秘密。即使到了临终之前，当神甫按照宗教仪式让他亲吻镀金的基督圣像时，他看到金子，一下子便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它抓到手。这一下努力却送了他的命。弥留之际，他要女儿照顾好一切，日后向他交帐。

葛朗台死后，欧也妮所继承的财产总共有1900万法郎。她首先给了拿依1200法郎的终身年金，这使拿依不到一个月就嫁给了看守田产的高诺阿莱，欧也妮还送了三打餐具作为贺礼。

欧也妮虽有万贯家产，但她心里想的还是查理。查理在哪



里呢？

过去的7年中，查理在印度发了大财。起初，他还把生意的成功归功于欧也妮的祝福与祈祷。可是后来花天酒地的生活使他把欧也妮忘得一干二净，心中唯有一个6000法郎的债主。1827年，他在回巴黎的途中结识了曾当过内廷官员的奥勃里翁，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答应与奇丑又无陪嫁的奥勃里翁小姐成婚。8月，他写信告诉欧也妮这段联姻，并寄来一张8000法郎的汇票，要求归还梳妆匣。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欧也妮举眼望天，欲哭无泪。最后她决定由蓬风所长去巴黎为查理偿还他父亲的400万债务，免除了查理因父亲破产而可能造成的婚姻失败。同时，她还同意与蓬风所长结婚，但始终保持童身。

几年以后，蓬风在当上索漠议员后的第八天死去。33岁的蓬风太太虽然拥有80万法郎的收入，可她看上去像一个40多岁的妇人。她依旧过着当年的生活，非到她父亲从前允许生火的日子，她的卧室决不生火。她的衣着也永远跟当年的母亲一样。

欧也妮·葛朗台——蓬风太太，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

【作者介绍】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出生于法国古城图尔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出生不久便被寄养到附近农村，童年几乎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旺多姆的教会学校里寄读到13岁，过着极其苛刻的幽禁生活，身心都受



到损伤。但此时的那种漫无边际的广泛涉猎却为他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

1814年，巴尔扎克全家迁往巴黎。1816年，他进入大学攻读法律，并在一家事务所当助手，这段经历使他初次看到了千奇百怪的巴黎社会，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同时，他还经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并在巴黎大学旁听文学课。1819年，他向家人宣布，他讨厌甚至憎恨这一被当时许多人向往的律师职业，他要当作家！

终于，他获得两年时间来证实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尽管巴尔扎克的第一次文学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他并未放弃写作。1819至1829年，是巴尔扎克在文学创作上进行摸索的阶段。共写了十部小说，但都未能获得成功，也未能改善巴尔扎克的经济状况，于是他想到做生意。他开办印刷厂，铸造铅字，印刷出版古典作品，但不到两年就无法维持下去。最后贝尔尼夫人借给他四万五千法朗，他母亲也借给他四万法郎。从此开始，巴尔扎克一直过着借债还债的生活。在与各种商人和债权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见识了这些铜臭人物的贪婪本相。巴尔扎克在争钱夺利的角斗场上被摔了下来。头破血流的记录，拖累终生的债务，使他丧失了商业圈中继续竞争的勇气，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1829年3月，《最后一个朱安党人，或1800年的布列塔尼》（现通译《朱安党人》）问世，虽然它未能使巴尔扎克立即蜚声文坛，但使他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829至1835年是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的第一阶段，短短六年时间共创作40多部作品。这一时期，巴尔扎克非常热衷于哲理问题的探讨，企图通过哲理小说探索社会和人生的奥秘。《驴皮记》、《路易·



朗贝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巴尔扎克虽然接二连三地发表作品，收入颇丰，但他依然债台高筑，因为他的生活相当奢侈。他购买豪华住宅、名贵服饰，并纠缠于贵妇人之中，力图讨得她们的欢心，这一切使他开销庞大。

从1836年到1843年，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构想基本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他约写了30部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幻灭》。在出版《人间喜剧》时，巴尔扎克撰写了著名的长篇序言，阐明了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手法。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的小说总集，该名称来源于但丁的《神曲》，最早见于17世纪散文家拉罗什富科的作品。在拉·封丹的寓言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包括90多部作品，其中大部分现都成了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其中以《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贝姨》、《农民》等尤为突出。

巴尔扎克经常夜以继日地写作，并喝大量的黑咖啡提神，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自1843年起，巴尔扎克的病状已明显化。但他仍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而且更关注当代生活和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

巴尔扎克一直债务缠身，因而总想找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然而，当他1850年最终与相识于1832年的韩斯卡夫人结婚并可以过一个优裕的晚年时，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遭禁经过】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自问世至今一直引起争议，并屡次遭禁。从1835年起，特别是1839年《幻灭》发表后，法国许多资产阶级文学家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巴尔扎克的观点是为当代社会所不容的，说他是一个“文学匠人”，只会破坏17、18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信誉。自此以后，对巴尔扎克的批评、攻击和非难充塞在米尔·雅南、肖德瑞克罗梅尼、夏绍·德·莫连、朗热涅夫、利马拉克、卡斯提尼、列尔米尼耶等人的文章中，也充塞在圣·勃夫评论中。他们责难巴尔扎克似乎“欣赏”邪恶，并“美化”它、“溺爱”它、“夸张”它。还说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东西特别钟爱。他们宣称巴尔扎克是一个不道德的宣传家，认定他不单单是“了解自己时代的浮荡腐化，而且还亲自为之添油加醋”。他们认为巴尔扎克表现出“极端犬儒主义”、“极端悲观主义”，“从消极方面来描述社会”；巴尔扎克在一切方面都“蔑视人”，是一个“绝望情绪的歌手”。1841年，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所有作品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目录。1850年，《人间喜剧》的所有作品在俄国遭禁。1953年，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下令把巴尔扎克的书籍清除出图书馆。



目 录

中产阶级的面孔	(1)
在巴黎的堂兄弟	(32)
内地的爱情	(51)
吝啬鬼许的愿和情人起的誓	(87)
家的困难	(131)
这样人生	(167)
结果的故事	(189)



中产阶级的面孔

在一些内地城市里，有些屋子总是令人郁郁寡欢。他们看上去像阴森无比的修道院，或像最荒芜的旷野，最凄清的废墟。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乏味和废墟的衰弱残败，或许这一类屋子都兼有一些。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寂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或是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僧侣般脸孔的人，一动不动，用阴沉、冷冰冰的眼光瞪着生人，那么外地客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屋子是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像以上描述的那样凄凉。一条凹凸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街的尽头便是那所屋子。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冬冷夏热，有些地方暗得很，但是挺有特色：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悦耳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狭小且弯弯曲曲，两旁非常幽静的屋子，坐落在城脚下，是老城的部分。

这些屋子已有三百年历史，虽是木造的，还很牢固，格式各种各样，别具一格，使索漠城的这—个区域特别受到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走过这些屋子，你会忍不住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边雕刻着怪异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不很坚固的墙上勾勒着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日积月累，有点向下弯曲了；



风吹雨打，椽子已经腐朽，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模糊不清了，贫穷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那棕色的瓦盆，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继续向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在上面，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地刻上些奇奇怪怪的文字，其意义如石沉大海，已无人知道了；可能是一个新教徒对于自己的信仰的表白，也可能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对亨利四世的诅咒，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控制过当地的政治。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刷粗糙、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炫耀技术遗留的宝贝；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但痕迹依稀可见。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那种习艺工场，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宽大低矮的店堂，既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也没有橱窗，可是又深又黑，里外全无装璜。满板的大门分做上下两截，简陋的钉了铁皮；上半截望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进进出出的人倒是不少。在门旁半人高的墙上，有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然后锁上铁闩。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一些空气与阳光，充满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陈列商品的方位，在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招徕顾客的玩艺，这儿是绝对没有的。商品的种类要依铺子的不同而定：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鲆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橡木上悬挂着黄铜索，倚墙放着的是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搁些布匹。



要是你走进门，就会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白白净净，围着白围巾，手臂通红，一见你进来便立刻放下编织物，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而对你的态度，冷淡、热情或傲慢，则决定于店主的个性了。

你也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不断交缠着，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你从表面上看，他所有的商品只不过是基本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木板。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买原料的。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桶板，常常估计十分准确，上下最多差一两块板。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一场雨水教他亏本：酒桶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猛跌六法郎。

像都兰区域一样，这个地方，市面是由天气决定的。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日盼夜盼晴天；晚上睡觉，就怕第二天早上听说隔夜结了冰；他们怕风，怕雨，怕旱，忽尔雨水，忽尔要天时转暖，忽尔又要满天上云。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完没了的。晴雨表能够教人欢喜，教人忧。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对每份人家来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而且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对他们利益影响有多大。在天气美好的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一个铜子的东西也无法买到。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生意人是很闲的，可以花半天时间睡觉，说长道短，议论旁人



的私事。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如其分。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不让所有的闲人看见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大家的良心是敞开的，那些难以窥探的，黑暗寂静的屋子，并藏不了什么秘密。

一般人大部分都在露天过活：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吃中饭，吃晚饭，吵架拌嘴全在那里。街上的行人，无不对他们进行探讨研究。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内地，四处遭人笑话是避免不了的。这就为许多有趣的故事积累了题材，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因为他们最拿手的便是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

早先住在这条街上的全是本地的乡绅，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是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的遗物，而如今这种古风是一天天的消灭了。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荒凉凄清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古香古色的街上所偶然碰到的那些不足一提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的沉入遐想。左转右拐走过去，你可以看到一处黑洞洞的凹进去的地方，在这凹坑中间便藏着葛朗台府上的大门。

在内地，一个人的家被称做府上则分量是不轻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无法知道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是很有来头的，对此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是不可能明白透彻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做葛朗台老头，但这个称呼老人们越来越少用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认识几个字，能写会算。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那年他四十岁，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拿自己的现款和老婆的嫁



妆，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区公所。标卖监督官是一个蛮横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手里一塞，就三钱不值两钱的，虽然这是违法的，但至少是合法的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另外还有几块分种田。

索漠的市民革命气息很少，因此在他们看来，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前进分子，共和党人，密切关注新潮流的人物，其实箍桶匠关心的只是葡萄园。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于是他的温和政策影响了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从前的贵族，想方设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拍卖；在商业方面，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酒，代价是把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弄到了手。

拿破仑执政的时期，葛朗台做了区长，在他管理下，地方事务处理得十分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葛朗台先生变得茕茕孑立。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取代因为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葛朗台丢掉区长的荣衔，毫不惋惜。在他任内，为了本城的利益，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登记他的房产与地产的时候，他占了不少便宜，只须缴些许税。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靠他不断的经营，他的葡萄园在地方上成了冒尖儿，这指的是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上等的好酒。总而言之，荣誉团的勋章对他是名副其实的。

被罢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的老婆三十六，他们的独养女儿年仅十岁。

大概是老天想安慰安慰丢职的他吧！这一年上葛朗台连续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